

李

純

## 大總統令

英威上將軍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勛一位陸軍上將李純奠定東南勦夙著比年邦家多難該巡閱使坐鎮江表才略昭宣羣流翕洽而於和平統一之大計尤能多方贊導悉力籌維幹國匡時聲施益懋前以感疾日劇屢電請假調理祇以時事艱難東南大局賴其主持諭令在署醫治力疾視事方冀

調攝就痊長資倚畀乃日昨據齊耀琳齊燮元電呈該巡閱使兩月以來臥病奄纏每以時局糾紛統一未成平時述及聲淚俱下近更疚憂惶恨神經時復錯亂本月十二

英威上將軍李純肖像



日忽於臥室用手鎗自擊傷及右脅乳下不及療治登時出缺手寫遺書縷述愛國愛民素願莫酬不得已以身謝國惓惓於蘇省之治安國家之統一籌慮周密語不及私披覽之餘曷勝

震悼該故巡閱使年力未衰猷為正遠乃以焦憂大局報國捐軀頓失長城實為國家痛惜著派齊耀琳即日前往致祭給予治喪營葬費一萬元所有該故使身後事宜著齊燮元齊耀琳督飭所屬妥為辦理靈柩回籍時沿途地方官一體照料生平政蹟宣付國史立傳並候特製碑文刊立墓道以彰殊績仍交陸軍部照上將例從優議恤用示篤念勛勞之至意此令

(十月十五日)

卓 李 公 中 之 人 文 武 羅 列 中 國 憂 憂 犧 牲 我 躬 留 名 青 史 垂 照 無 窮



李 純 死 後 之 攝 影

致為病廢者不堪言而月不能  
爭始法甚多而愈甚期請何不准  
此說法夫尚法蘇者極已然天徒喚  
何一生英法為以獨幾君尤為極  
以具良論情非已終矣德時人說  
且已此身謝國亦謝蘇人謝世為

法國之身羅詞法味  
為年人進正如何是也以待  
事去甘心破留此書以充法會  
沁字可

李氏遺書

紅年位一寸敬  
見救統一身  
氏素願皆空  
胞向身權利救我將  
亡國家此在把家  
矣如感傲也

李化別言

李有長  
李化別言

李 公 遺 墨 (二)

李 公 遺 墨

代 辦

一、代人民了去斯口重會軍子表去兵

計於蘇浙兩方以步留下感恩

二、代人民息留者有長候王名去引

三、蘇蘇軍交引以計心才公寄

四、蘇蘇投投進肉一職呈未作命重活

中央另商與蘇以免送漢

五、蘇蘇軍軍職何以有易不靈元

代理保中央若商以計全有軍

六、保不保地方活步 中活

七、有者長

八、及全休軍改而界國和

李 公 遺 墨

李 公 遺 墨 (三)

晚 張 軍 公 經

務安武軍平歸晚張智文生若核

其他項以軍平進向部欣如十月五日

恐後不自由本署需深衣指接或

十若元接所引計軍心而首此方同

於晚者可若去罪此致

晚張軍

查四本理

有言

桂山二家 批

桂山二家言足之為病魔若未推志  
 常時法因語長笑不肯故以此不笑  
 以謝國人以此最名者長而留你人記  
 你不為  
 一足為皆甘特于康恩自持始作此一祖  
 造坊考得又一至行時拜御公益矣樂

經治言時敬宗主力起于系存教以四  
 之三補能直執吳做以訴是罪以四分  
 一精助而山大字老水大基本全以律記  
 為其伴半起家作為婚牙合家承養  
 語之教能不可多道以依你人造物  
 二大嫂與你引身變為特近句要與言

三品殿殿臨養孫英坤越忠終年  
 四小是四人也人信洋次年元家錄宗  
 五行改錄石而大面致見英名  
 五可有宗四一如何嘴牙變為宗程部  
 相和乃八志誠托若而決不該事  
 不愛身為主持亦依有條理以屬

見他別書大有指

## 弁言

民國以來。兵戈擾攘。屢年不息。究其原因。則以軍閥擅權爲大端。而軍閥中苟能具有息事甯人之旨者。則民受其福。江督李純。洎事八年。而對於地方感情素洽。對於國家素抱和平。雖有一二措置失當。然或爲羣小所蔽。或自誤會而成。溯其個人。似亦無甚瑕疵。况其臨死之後。遺言傳世。語語動人。言言酸楚。豈有讀之而不能感人者耶。吾傳李氏。正以爲其他督軍之模範云爾。編輯既竣。因誌數言。以弁簡端。

# 目錄

李純本傳

幼年時之李純

統制時之李純

癸丑革命時之李純

洪憲時之李純

和戰風潮時之李純

滬軍使爭執時之李純

捉拿王揖唐之李純

抑鬱不得志之李純

三省巡閱使之李純

英威上將軍之李純

李純之大兩江主意

求學時之李純

辛亥起義時之李純

江西都督時之李純

初任蘇督時之李純

學潮時之李純

直皖戰爭時之李純

直皖戰爭中之李純

病魔纏繞之李純

蘇人反對之李純

自戕之李純



喪儀中之李純

李純自戕後之蘇人

李純自戕後之軍人

李純自戕後政府

李純自戕後之蘇督逐鹿

李純遺命之興學助賑

李純自戕後之輿論一班

## 附 論

李純書牘一班

## 李純本傳

李純。字秀山。直隸天津人。年五十二。家素寒微。其父操販魚業。略有積蓄。純雖爲商人子。幼時卽明慧。有膽略。喜讀書。具大志。適北洋武備學堂開辦有成。其父卽遣之入學。故其畢業。係第二班學生。與馮國璋。王士珍等。先後相去不遠。故極相友善也。畢業後。爲北洋小站淮軍小隊長。嗣爲北洋陸軍第六鎮協統。清宣統三年。升任第六鎮統制。光復時。隨馮國璋率軍南下。頗著功蹟。至二次革命。黃興等失敗。贛督李烈鈞去後。遂督江西。與馮國璋既係舊雨。又屬地相接。互相爲聲援。感情極洽。故馮氏入京。卽保李督江蘇。就任之後。卽力主和議。與西南相聯絡。以是見惡於段祺瑞。張作霖。民國七年。幾至決裂。旋雖允出兵。然陽奉陰違。遂與他省結同盟。以抗皖派。直皖戰起。暗扶援直系。有舉足輕重之概。卒使段祺瑞傾覆。安福系消滅。乃事成之後。新軍閥聯轡入京。互相分贓。竟置李於不復齒之列。九年八月。任議和北總代表。以病辭不就。再畀以長江巡閱使之虛名。然非其所欲。後又加以巡閱蘇贛皖三省之使命。李氏終不拜命。當馮國璋逝世之後。李本可代爲總統。因不願與人爭。又失侵略派之歡。遂不成。李任事頗艱巨。雖疾病牽連。尙力圖各派間之弭爭。故卽未爲總代表。

以前設法使南方各派和衷相濟。所派說客常絡繹於京寧粵滇之道上。遂以謀和之計不成。頗憂之。故當唐紹儀爲南方總代表時。李卽分頭自與岑春煊議款。迨上海和會之破裂。雙方代表知和會以外。別有人議和。遂致辭職而不就。倒段之時。李自依傍直系。然聯曹銀聯徐總統。而實未聯奉張。盧永祥欲攻寧。李拆鐵路一段。戰事以免。李之大敵曰王揖唐。王在滬上交歡中外。頗中傷李督。及段氏失敗。遂下令拘之。李之爲人性質複雜。雖自知何事合理。何事不合理。而不能毅然行之。則以不欲開罪於他人。或重傷故人耳。國慶酬勳。授英威上將軍。九年十月十一日夜四時四十五分自殺。時年五十有二。有姊弟各一。友愛頗敦。妻二。一爲王夫人。在天津時。王日夕操勞。故李得志後。益感其賢德。一爲孫夫人。係兼祧妻。平素感情淡薄。非復王氏比。妾四。無子。繼子一人。年僅七齡云。

論曰。民國以來。軍閥擅權。兵戈擾攘。頻年不息。爲督軍者。自持兵權在握。卽足以左右國家之安危。藉勢橫行。放恣專斷者。頗不乏人。若李督之主持和平。以國家大事爲計者。其賢不肖相去遠矣。

李純事跡。見於本傳者。言之詳矣。然據深知李之詳情者。所見所聞之報告。則李之家事。

李之進退李之政蹟有非本傳所能包括詳盡者茲照其年齡及事跡之先後依次詳列庶閱者得窺全豹。想亦閱者諸君所樂聞也。

編者附誌

## 大兩江主義之李純

李既膺蘇皖贛三省巡閱使之命。求仁得仁。前日辭職之意完全打消。李純未死前之大雨規畫如下。（接此段爲近時之事因其規劃頗詳故列於此）

（一）對於江蘇之規畫。前以王克敏於皖直事起之時借款三十萬元。保薦王爲江蘇省長。其王克敏之意。事成卽效馮驩焚券故事。李督却意不在此。而屬意於將來民政財政之全權。王克敏亦樂得做一現成省長。此純與敏之關係也。不意京內外反對甚力。竟任陪客王瑚。中央亦極滑稽矣。李純對於王瑚。畏其不利於己。而又不便擋駕。乃一面歡迎。一面不徵王瑚同意。而保文穌長財廳以反對。使財權歸己之私人。則用人行政實權。已得大半。此民政之規畫也。江蘇軍政本四分五裂。督軍威權不獨不出一城之外。卽城內殺人越貨之案亦復不少。而肘腋間最爲督軍所猜忌者。卽某鎮守使。現在擬使出駐九江。並允其保任督軍。以安其心。淞滬方面。已降心聯絡。楊朱兩師長。本極和平。無好無惡。張文生既得其所。

白馬兩鎮守使。因師長問題爲中央批駁。前日來省拜壽。餽遺特別豐盛。卽其左右。亦以次及。商定白馬止受師長之空名。而以實利爲督軍壽。李尤爲力爭。實則皆李操縱白馬之術。此軍政之規畫也。

(二)對於安徽之規畫。自倪嗣冲病假後。李對於馬聯甲殷恭先。分別聯絡。尤爲援助。使兩人各認爲李督厚我而薄彼。以自相決鬪。前日馬聯甲送母喪返里之先。曾至李督署內。傾談半日。各吐肺肝。卽其效果。後保張文生督皖。亦曾向馬疏通。則皖之軍政。在其掌握。惟民政財政。尙未着手。前日曾保李經羲爲皖長。據幕中人言。亦表面文章。實則欲以保李而促聶憲藩辭職。如李肯就。則喉軍人拊制之。如李不就。則第二本卷子。卽其幕僚才堪大用之某君也。至皖財政廳長。李屬意於某關監督。惟須俟聶憲藩辭職後。方能着手。此對皖之規畫也。

(三)對於江西之規畫。贛長戚揚本其舊人。不生問題。惟近來與陳光遠感情頗惡。却是眼中之釘。此次請以齊燮元駐九江。本有兩種用意。一因齊燮元之望升督軍已久。今由幫辦軍務而晉升三省巡閱副使。督軍之慾望益熾。年來對於各鎮守使。頗盡維持保護之誼。

(凡有告密者立即傳達)與何豐林又屬同系。在甯數年。對於地方紳士。尙無惡感。是以李督頗引爲肘腋之憂。而思乘機位置。一因陳光遠近來與李督感情頗惡。欲攬省軍權勢。非去陳不可。齊燮元前在贛任事。地方情形既熟。感情亦厚。既可監視陳光遠之行動。又可乘機而取贛督。故以副巡閱駐節九江爲第一步。此對贛之規畫也。

### 幼年時之李純

李純之先世。以勤儉起家。非世族也。其父經營漁業。終夕辛勤。雖積蓄不多。而樂善好施。孜孜不倦。說者謂李氏之榮顯。爲其父盛德之報。其言雖近於迷信。而案之公理。亦宜有以章其後也。李氏幼時。於家庭中。頗知孝友。讀書之暇。當與姊弟。翻閱書史。談論時事。多有見地。其父見之。嘗稱之爲吾家千里駒。又與鄉里小兒集合。爲演武之戲。蓋其後爲統兵大員者。其天賦之性。有以基之矣。體質素強。而志頗自傲。遇有不得已事。必於沉靜之中。思一策以遂其願。父見其有志。嘗欲爲之聘名師。攻舉子業。李曰。兒嘗讀項羽傳。頗慕其爲人。男兒當有志四方。率一旅師。以勘定內外之亂。區區筆尖兒。安足爲封侯地哉。觀此聊聊數語。已足見其抱負。非碌碌鄉里小兒所能望其項背。父知其性好武功。頗合北方剛勁風。不忍拂其

志。而是時改練新軍。武備學堂。方始創設。父知之。謂此可以遂吾兒之志矣。乃遣之入學。其後之顯親揚名。成功立業。皆基於是。語云。芝草無根。澧泉無源。觀於李氏幼年之事跡。一若乘有天賦之特性者。則此言又安可信哉。

### 求學時之李純

北洋武備學堂。其開辦之旨。原以舊時錄營之腐敗。不足以禦外侮。袁世凱氏。創練新軍。借此爲儲才地。故人其中者。多視爲終南捷徑。而此中人才輩出。現時之統兵大員。大半出身於此。李氏其一也。李氏之入學校。喜能遂其生平志願。頗自奮勉。於授課之暇。自朝繼夜。辛勤研究。毫無倦容。同時學子。其奮勉能自策勵者固多。而一般紈褲子弟。藉學校爲護符。從事嬉戲者。頗不乏人。曾有約李氏入其黨者。李氏拒絕之。然措辭仍極和平。且以勤學相規勸。故雖拒絕而人多愛之。又能善於擇交。見學業之有勝於己者。必多方請益。而性又敏慧。稍加指示。卽心領神會。故人多器重。且樂與之爲友。如馮華甫。王聘卿等。多爲陸業交。以後互相援引。卒能躋身通顯。皆於此時識人。有以致之。北洋同學。世家爲多。尙習奢侈者。尤不一其人。獨李氏則率身自好。不與若輩伍。惟有時集二三同學。討論學業。有所發揮。恆侃侃

而談有與辯難者。猶必詳爲解釋。條分縷析。必俟貫澈其主旨始已。是時之學生。固非今日之學生。北洋武備。又爲官辦。開會結社。絕端禁止。李氏之舉。有類近時之開講學會者。李氏之見解。豈不超人一等哉。因此種種。求進步之運動。於是其學日進。殆至畢業。其成跡至爲優美。故於畢業之後。卽爲袁氏所器重。遂委小站淮軍軍官。克勝其職。名譽卓著。非於求學時。厚立其基。曷克臻此。

### 任統領制時之李純

李氏自爲北洋小站淮軍軍官後。訓練士卒。駕馭有方。蓋皆本其所學。以爲用。故雖淮軍宿將。見其能恩威並用。深得士心。嘗自嘆爲不如。袁氏極器重之。旋卽被任爲北洋第六鎮統制。該鎮係屬新軍。編制本井井有條。而戰備之學。亦頗具有根底。所有軍官。亦多爲有志之士。故統馭之者。苟非素有學識。實難得駕馭之方。李氏自就任之初。卽以學識相貫輸。感情相結合。甚且與之同甘苦。故所屬軍官。以及士卒。無不敬愛李氏者。且知舊時軍制之腐敗。在不施教練也。不貫輸智識也。不注重道德也。思力改之。乃飭所屬軍官。於此嚴加注意。而親自又時加考察。故軍營規制。爲之一新。舊時統將。多嗜利。尅扣軍餉。缺少兵額。爲營中之



習慣。而李氏力矯是弊。故軍威之壯。軍容之盛。頗著於時。誠不愧爲訓練之師。以上種種。均爲李氏治軍之彰彰卓著者。至其軍略之勝。猶後焉者。宜其有事之秋。能收指臂之效也。

### 辛亥起義時之李純

清祚告終。革命軍起。光復山河。爲時僅數月。然當事起武昌之時。清庭尙思藉壓力以制止。特起用袁世凱氏爲統兵大員。率師起下。以與民軍決戰。袁氏乃分兵爲二。一爲段祺瑞氏。一爲馮國璋氏。馮氏首先率師南來。李氏卽以統制從馮軍。運籌帷幄。督率戎行。多所臂助。馮氏至漢口。所向披靡。李氏之功爲多。雖當時攻打民軍。似於大義不合。然以舊社會之說。謂爲忠其主。李氏迨其選。况李氏以練兵著名。而所率之軍。能所向有功。則其平時治軍之善。可以想見。迄袁氏反戈相向。馮氏卽行停戰。李氏亦隨變其主張。協助民軍。惟漢口一役。毀城毀市。說者多歸咎馮氏。而李方助馮。不能無嫌。或有謂其爲節制之師。爲李氏辯白者。然責君子以嚴。李氏此舉。固不能無過。迨後袁氏功成。北洋軍官。多以武功躋通顯。李氏亦於此時。由統制而爲師長矣。

### 一次革命之李純

民國成立。國體變更。人民方孜孜求治。而事實不然。辛亥二次革命之事起矣。二次革命之原因。實爲南北二派之不相容洽。權利位置之不相平均。袁氏梟傑。攘奪政柄。亦其一端。然無所謂革命也。南方軍人。多賦閒居。而下級軍士之間居者尤衆。於是憤恨交併。迫而出此。而人心方思厭亂。一時輿論。多不值南方所爲。袁氏勢力。又方在鼎盛之時。聞革命事起。卽通令所屬北洋軍官。率全力軍隊以對付之。而李氏亦受命率師起援皖省。時李烈鈞氏方都督皖省。亦以善戰名。遂至各以兵戎相見。蕪湖之役。其戰至爲激烈。恆晝夜攻擊。未得其利。李氏鑒於兵心之不可動。乃運其謀劃。相奪地勢。晝夜籌維。知某砲台爲全蕪形勝之區。非奪之不爲功。乃率其全軍。猛力攻擊。自李烈鈞敗。而蕪湖遂爲李氏所有。蕪湖爲全皖門戶。旣不能守。則皖已急急可危。旣而進迫九江。形勢益急。李烈鈞不得已。遂出走。贛難悉平。李氏旣成功。遂受袁氏命令。爲皖省都督。

### 江西都督時之李純

李氏之督江西。原以馬上功勳。故帶兵直入。下馬之初。卽宣言對於江西種種興革。特加注意。而尤以約束兵士爲前提。故江西人士。多歡迎之。其後對於江西事業。如水山口鑛。如南

潯鐵路。以及種種設施。頗爲盡力。且無不尊重民命。故在江西時。與紳商民。感情極洽。移鎮江蘇。贛人且爲之建碑立石。以誌去思。則其遺愛在人。可以想見。殆後與江西人士。音信往來。仍絡繹不絕。此次電耗傳至江西。無不感痛。且擬公舉代表。赴甯致祭。以表哀忱云。

### 洪憲時之李純

袁氏既討平二次革命。竭力籠絡武人。安置各處重要位置。如弈棋然。分布大局。條分羅列。以爲此皆我用之人也。可以任公所爲矣。於是授意政黨。組設籌安會。聯名勸進。又設大典籌備處。預備登極。改國號爲洪憲。當此之時。以爲皇帝到手矣。而孰知反對起於肘腋。各省多不用命。紛紛獨立。昔日之勸進者。多反戈相向矣。其時各省督軍。約分兩派。一爲激烈派。卽宣告獨立者也。一爲觀望派。卽既不贊成。又不反對者也。其時馮氏坐鎮江甯。有舉足重輕之勢。浙江方面。已經宣告獨立。江蘇靖江。亦有兵變。馮氏終能鎮靜不動。李氏方督軍江西。初以多數軍人。聯名初進。故亦與其列。其後則與馮氏合力。以真靜地方爲旨。既不表示反對。復不贊成獨力。擁容坐眞。七鬯不驚。然其反對帝制之主張。固不可殛也。江西人多以此事。地方賴以安靜。頗感其德云。

### 初任蘇督之李純

李氏之在江西也。與馮國璋氏。係幼年知交。而屬地又相連接。且資望遠不及馮。故種種舉動。多仰承馮氏意旨。因是與馮氏感情極洽。馮氏就職總統。以無外授。不能固其位。乃力保李氏。坐鎮江蘇。李亦終不負馮委任。一切均承馮旨。迨後李氏之完全直派效力者均。基於李氏初至江蘇也。內有輿援。屬有強援聲。勢赫赫然。當民氣發揚之時。李亦頗能知尊重民意。惟身居顯要。職在軍務。於是施其志願。抱負不凡。頗欲以南方為根據。以自顯於一時。而所抱大志。猶不僅此也。然而大志未酬。身先死。長使英雄淚滿巾。吾於李氏。不覺感慨繫之矣。

### 主持和義之李純

李純自督江蘇後。其所表示之主張。則為南北統一。以南北分裂頻年。干戈援讓不息。不謀統一。將無以成國家。乃力主謀和。與岑春萱通電往來。絡繹不絕。南方要人。遂多與之聯絡。迨後湘督譚延闓氏更動。湘人大憤。乃有零陵之役。其時某派主戰甚力。深惡李氏主和。而李氏不為動。而傅良佐等赴湘。欲以武力征服之。李氏以與謀和事有礙。乃結連范國璋王

汝賢。兵不爲用。遂至傅氏出走。范王退讓。說者謂傅氏處置之不良。不知暗中有李氏之連。結雖政府亦無如之。何而段閣竟因之推倒。並引起總統辭職之風潮。張倪進兵。謀李之計。劃其實皆爲主和之反響也。迨後徐氏入就總統。明令停戰。李氏以所謀之目的相同。復極力調停。暗中主持尤力。迄朱啓鈴氏南來爲議和總代表。李氏暗中補助厥功甚偉。無如南方主持極端。北方亦另有主張。掣肘者多。事難爲力。和議中止。朱氏辭職。李氏恐決烈之後。復有紛擾。遂分電南北要人。所有往來函電。及要人接洽。均由李氏承轉。斯時李氏殆爲和議之中心點歟。厥後謀之再三。安福擅權。決議派王揖唐爲總代。安福之旨。素主激烈。此次王氏之決意擔任此職。一爲恐他人讓功。以與安福爲難。二爲南方條件不合。和議不成。則可歸罪南方。且來時受有安福祕旨。無掣肘之患。故挾鉅金。帶隨員南下之時。聲勢赫奕。視李氏如弁髦。凡李氏之有所主張。多置之不顧。於是李氏雖抱有謀和之旨。而不能爲力矣。王氏居滬。一年有餘。徒以金錢運動。未聞開一正式會。而和議之進行無望矣。李氏不得已。仍從中主持。迨直皖戰起。皖系失敗。政府乘此時機。欲積極謀和。特派李氏爲和議總代表。李氏此時。宜可以出矣。然北方則大事未定。南方則內爭又起。粵與桂不相容。滇與粵不相

謀。於是善於彼。卽失於此。善於此。卽失於彼。種種爲難情形。相繼而生。和事遂因之停頓。旋又聞著名大財神某氏。亦有所主張。李氏以病體纏綿已久。本不勝繁劇。於是不願奉命。屢電請辭。未經中央許可。不知李氏之對此事。實已鞠躬盡瘁有年矣。說者謂李自殺之因。關於和議。雖竭力而無效。因而憤激。此亦一端。觀於遺書。亦可以證明。誠能如是。則李氏誠可謂爲國賢勞。爲當令不可多得之人矣。

### 和戰風潮中之李純

民國七年春。北洋系因主戰主和兩說。互相爭執。主戰派挾其兵柄。威赫總統。隨至總統。有辭職之舉。李氏本爲主和健將。而爲馮總統之後援。又以馮玉祥率兵逗留蘇境。而李袒護之。於是大爲主戰派斷不容。皖督倪嗣冲。本有移督江蘇之慾望。至此以爲有機可乘。乃竭力傾軋。抗以去。李氏幾孤立無援。乃請假爲辭職之預備。當時主張去李之最力者。一爲奉督張作霖。一爲皖督倪嗣冲。蓋均主戰督軍國之中堅也。幸馮氏主動。李仍行就職。雖經張倪等擁兵強迫。總統下令見李職。而馮終不允。李氏知大局之不可挽回也。於是一變其激烈之主張。而爲和平之對待。其先李本請假。自奉軍擁兵入關。李氏知其意不善。不得不

籌抵禦之策。乃亦分兵防守。作積極之進行。迄變其初衷。則亦允出兵共同征討南方。說者謂李督爲勢力所軟化。其實李氏之主張。因未變也。不然。何雖允出兵。而竟未實行耶。是時某報紀載此事極詳。茲節採錄於下。以資參攷。

### 府院之兩次會議（第一次）

倪張要求。無論如何。李純必須暫時離職。故討議結果。決定令李以離任養病名義。暫時去職。而以盧永祥代理。不開原缺。當時閣議所定如此。遂進府報告於總統。總統言李純無可令其離任之理由。絕對不能照辦。於是兩項問題。均無結果而散。而河間之態度。反較前數日爲強硬云。

### 第二次

李純問題前爲懸案之難以解決。昨日國務會議。如錢能訓如王克敏。如段芝貴。如曹汝霖。亦皆主張李純之免職。但河間目前尙在天人交戰中。以罷免李純。則於良心上免難過去也。某君告記者。河間與李純不帶一人。河間甯可自退。決不罷免李氏。此雖不免信河間太過。而昨今之形勢確有一種變化。因長江方面之各督。將有詰問張作霖反對其

舉動之消息。如有此形勢。則河間當然可以不免李純。據某要人所談。亦謂張子志過甯。李張舊交復加親密。而與曹銀亦有新結合。則李非孤立。當然可不懼張作霖矣。故某報謂李純如不速罷。則將別生問題。而終不能罷免。國是報則又爲恫嚇之詞。謂總統如不肯下令罷李純。則主戰派將帥法陳湯甘延壽自行解決。再請罪於中央。皆是證形勢已有變換。河間將未必罷李督也。

### 蘇皖衝突

自馮玉祥通電主和後。倪嗣冲日日提心弔胆。疑馮有窺伺皖省之意。又因馮之主和。與蘇督沈澐一氣。因而妬李益亟。思欲排去之。而代其位。自以兵力尙薄。乃求張作霖出兵援助。近日張軍漸次由津浦南下。南京方面。自不能不求自衛之法。故京中謠傳長江形勢將起一大變化。頃有某君自南京赴京述狀頗詳。據云余於十六日早朝。由甯起程北來。當日南京駐守之軍隊。覺爲數寥寥。及渡浦口。始知蘇軍大半已開駐浦口。蓋浦口一帶。頗見蘇軍之蹤跡也。因探詢其原因。有謂蘇省全體軍官會議結果。恐馮旅果與皖軍接觸。蘇省不免受影響。故派兵渡江防守。或卽以之援馮云云。此某君之言也。而據政府



方面昨日所得蘇皖兩督之電。亦大致相似。蘇督電中有此問各軍。分佈已定。皖兵如先動。勢必還擊。此乃不得已之舉。保甯即以保鈞座等語。並派其弟李馨來京面陳一切。而倪督來電。又謂馮玉祥逼進安慶。蘇軍厚集徐淮。圖皖甚亟。懇迅電上海饒總司令。速撥軍艦協助。以備不虞云云。其危機之日益迫切。已可想見矣。

馮玉祥之軍隊。已陸續由武穴門赴安徽境內。宿松太湖望江（望江離安慶僅有百里）等縣。與皖軍接近黃家傑省長。當即據情電告倪丹忱督軍。倪已電調某支軍隊前往迎擊。懷甯方面。一兩日內當即發生激戰等語。又據陸軍某要人所述。李秀山督軍自銷假視事後。對於軍事計劃。已積極進行。連日將蘇省各軍。屯集浦口。以爲聞電即發之計。李督軍曾擬輕騎渡江。召集駐浦全體軍官。授以機密。大不如前數日之鎮靜態度。似長江方面。日內當即發生何等重大變化云云。又據某方面消息。則謂馮軍由武穴開拔之後。馮玉祥商承李秀山督軍。任陸建章爲各路軍隊總司令。陸已由南昌趕回武穴。與馮玉祥接洽一切等語。縱觀以上各項消息。則長江形勢似已變化。并聞政府方面。昨晚亦得有與此相類之報告。馮總統決定移出府中者。即得此消息後所表示之態度云。

## 蘇奉衝突

李純最近種種舉動。殊足令人注意。駸駸焉將與奉天之行動。成南北對峙之形勢。聞某系軍人。現正先後赴甯。彼等集合一處之後。第一步即派人四出運動。使各方對於奉省皆發生一種惡感。聞尚有第二步將由李純通電。宣布張作霖等三人罪狀。一方面正在積極招新募兵。準備實力。而奉天方面。已出六混成旅。正擬南下。將來難免與南京方面之軍相接觸。說者認此種形勢。乃時局破裂之機云。

## 運謀抵禦

自奉兵入關以來。江蘇督軍李秀山免職問題。各方面極爲注重。但馮總統對此態度如何。暨李秀山督軍自處之態度如何。各方面傳說極不一致。昨以此項問題諮詢政府某當局。據云。當奉軍未入關以前。李督軍實曾一再辭職。中央均未照准。自奉軍入關以後。李督軍實無辭職電報到京。倪丹忱督軍。雖曾一再來電。表示奉軍此次入關。係以組織有力。內閣免蘇督職爲條件。然奉督迭次直接來電。實僅及於內閣問題。馮總統因此對於局外傳說之奉督要求免李督職之說。置於不聞不問。並聞迭次密電。敦促李督銷假。

視事故李督來電銷假之結果。於此足見總統信任李督之態度。聞日前李督軍自接中央密令銷假視事電報後。比卽召集全體軍官會議。決定一變消極主張。而爲積極進行。除來電銷假外。當派齊燮元師長赴鄂。與王子春督軍磋商某種方法。以李督軍之意。雖欲聯絡贛鄂兩督。與馮玉祥之軍隊。用武力對付某項問題。而鄂督王子春。以爲值此岳州戰事吃緊之時。而奉軍現又緊逼都下。切不可輕率再開戰釁。以愈陷時局於不可收拾之地步。齊師長比以王督此意。電達李督軍。似此則長江方面。三數日內。當不致有何重大變化。惟聞李督對於軍事方面。則已有積極籌備之計劃。並聞一二日內。尙有重要通電出現等語。

### 解釋出兵

蘇軍在浦鎮方面。調動軍隊。外間頗以爲疑。李督特電中央辨正。最近無錫吳江方面。又有蘇軍調動消息。外間謠疑。又復盛起。當局日前曾電向詢問。略謂盧使電稱執事調兵開赴無錫。頗滋疑慮。望去電解釋云云。此電拍發後。昨已接到李督復電。詳爲解釋。謂無錫等處駐軍。及時瓜代。藉便操練。並未增加兵數。又未添設防禦。仰賴鈞座明察。設法遏

止謠言。是所至禱云云。

長江巡閱副使王庭楨氏曾致京一電。謂蘇軍開駐浦鎮。並言如遇奉軍。卽行迎擊等語。政府接電大爲驚詫。飛電勸誠李督勿輕啓釁。旋得李督電。絕對否認其事。原電大意。謂奉軍過境。已飭所屬妥爲招待。絕無衝突之事。至蘇軍出駐浦鎮。總數不足一團。專爲彈壓地面。勤除土匪。係出保境安民之意。實與奉軍毫無關係。純與奉督徐司令等電信往返。相信甚深。感情既融。猜疑自釋。幸釋塵念云云。信如李督來電所言。雙方似已融洽。不至發生意外。惟浦鎮並無土匪。究爲何事。派駐重兵。迄未能詳云。

縱觀上列之紀載。始而激烈出兵備戰。既而和平辨明出兵防匪。其中原因。蛛絲馬跡。自有可尋。然而李氏之能力。不可屈伏。已於此可見一斑。

### 三督同盟之李純

李氏自以主和與主戰派積不相能。因思孤立無援。終立於失敗之地。適長江三督。均以主和爲同調。於是同心合力。以謀利爲主旨。且可不受外界之侵侮。以保地方之安甯。策劃既成。李以地居重要。聲望所歸。遂隱爲盟主。自此之後。而主戰派之勢力稍衰。故和議之維持。

能至數年而不變更者。亦同盟之力。李督其功首也。

### 對待學潮之李純

民國八年四月。北京學生。以章宗祥曹汝霖等賣國。困曹汝霖宅。羣毆章宗祥。政府拘捕之。遂鬧學潮。全國罷課。以冀達到釋放學生懲辦曹張等之目的。江蘇地當衝要。而又爲文明發軔之地。故風潮特甚。李氏於此時。能以鎮靜處之。不激不隨。或電北京爲學生請命。或抑學生以維地方治安。雖各省學生。嘗有暴動拘捕之事。而蘇省則僅見於上海。南京無聞焉。是亦李督處置確當。有以致之也。

### 爭滬軍使之李純

上海爲江蘇重要區域。所駐軍隊。向歸江蘇軍事長官統轄。自鄭汝成南來。袁氏餌以大權。直歸部轄。不受江蘇之節制。以後楊善德盧永祥依次繼任。均照此例。然猶受節制於中央也。至盧氏督浙。李氏欲收回此權。力保齊燮元氏爲護軍使。時安福當權。勢竟不及。遲之又久。遂爲浙屬之何豐林氏所得。何爲浙軍官。又爲盧永祥氏所保。雖與李有師生之誼。而飲水思源。終與浙盧爲密切。此無容諱者也。李氏保齊不成。亦以鎮靜處之。所謂行所無事。

迨九年七月。政府忽有改滬軍使爲鎮守使之令。其中原因何在。雖多不能明瞭。而何氏方面。則疑李氏所主張。蓋以地盤爭執之關係。李氏實不能無嫌疑也。然據李氏屢電聲明。多不承認爲一己之原動（電文詳附編可以參攷）而何使函電詰責。調人互相關說。終無成效。幾以兵戎相見矣。旋由李氏派員聲明。不受李氏之節制。其事始已。然而李之與何。其感情不無稍減。觀於李氏欲向上海製造局提取軍火。何氏力爲阻止。雖其當時擾讓。解運軍火。令人不能無疑懼。然於官場習慣言之。則何氏此舉。不能使李無憾也。茲將關於滬軍使事分列如下。

### 直皖戰爭中之李純

民國政黨之最有勢力者。以安福部爲首屈一指。以其戴段祺瑞氏爲黨魁也。而徐樹錚輩。復肆行弄權。以致恣肆橫行。途人側目。而對於政府。則把持內閣。挾制總統。惟意自從。無所顧忌。直派之不同意已久矣。一旦爆發。其烈可知。先自直派要人。似早有接洽。適吳子玉撤防湖南。率軍北歸。其事遂發。然當其撤防。已早有作用。非徒事撤已也。李氏本爲直派。在事未起之前。總統首召李與張作霖曹錕入京調解。以病不果。一旦事發。則江蘇危機。已待時

而發。蓋北既受制於安徽。而南復受制於閩浙。况復謠言四起。擾讓堪虞。是不得不有所防禦。而對於北方。雖不能以兵力爲後援。而代籌軍費。運輸糧餉。又爲義不容辭。故此時之李氏。實內外交迫之時也。至對於北方。盡力與否。姑不具論。茲就對於浙江之防衛言之。則兵戈之發動。已見其端。危機之兆。間不容髮。幸調停人之力。得以和解。亦蘇人之幸也。茲將直皖交戰時江蘇軍隊發動之事實。分別而羅列之。

### 南京之戒嚴

直皖戰起。江浙軍隊。既已出發。則省垣實急急可危。李氏特頒戒嚴令。其有令各縣知事電文云。各縣知事覽。本省自京畿戰事發生後。謠詠紛紛。人民恐怖。長岳之兵。紛至沓來。各處之土匪蠢動。蠶起。更有奸人利用機會。勾煽幫匪。乘三吳多事之秋。爲陰謀思逞之日。本省據南北要衝。控長江門戶。東跨黃海。西蔽中原。既爲全國富庶之區。又爲外商薈萃之地。若論形勢地位。迥異與他省不同。當茲變出非常。亟應嚴爲警戒。本督軍爲保守地方秩序。維護人民安甯起見。認爲時機切迫。依據戒嚴法第二條第一項及第五條臨時宣告之規定。全省轄境。按照警備地域。自七月十八日一律宣告臨時戒嚴。本督軍當視地方情形。緩

參照戒嚴法各條察酌辦理。至省外各處。卽照各該地駐在之最高級軍官充任戒嚴司令。以現駐軍警擔保警備區域任務。准於察酌各該地情形。參照戒嚴法警備地域適用各條辦理。但以保衛人民維持秩序爲範圍。遇有特別事件。仍應電請核示飭遵。不得擅越軌度。致涉驚擾。此舉全爲保境安民起見。務須曉諭人民安分守業。毋得自相疑懼。一俟時局稍定。卽由本督軍爲解嚴之宣告。除咨行外。電仰轉飭所屬並布告人民一體遵照云云。

### 蘇軍出動情形

蘇常鎮守使朱熙。奉李督電令。以近日謠言紛起。特調兵一營。開往青陽港駐防。以維治安等因。朱奉令後。卽在第六團內撥駐一營。並帶機關槍四架。由王營長率帶開拔。註紮青陽港。復在第五第六兩團內。分別撥派軍士三連。於晚間十時許。開赴錢萬里橋官瀆里四擺渡等處駐防。故地方照常安靜。蘇州朱師。旣已調兵。其分派地點及佈置兵力。復爲調查如下。(一)崑山青陽港駐有蘇軍二師第六團兵士一營及砲兵等一營。(二)由南京開來專車十三輛。裝載第五團步兵二營。至崑山紮防。內三輛係裝載軍械子彈。又南京開來齊變元所部第六師軍隊四營。亦赴崑山。(三)自崑山至南京滬甯路各車站。均有防軍駐紮及



機關槍隊。(四)蘇警廳就各區中挑選長警二百名。爲臨時警備防隊。(五)蘇州商團公會各支部團員。一律出防。以助軍警不逮。

### 滬甯車停止交通

蘇軍既派兵我守青陽港等處。又恐火車往來。易藏奸人。無從稽查。乃後派該地駐札兵士。將鐵軌折去一斷。放置炸藥。阻止交通。故滬甯車亦爲之停止交通也。

### 各界調停

蘇浙軍隊既皆出發。蘇在崑山。浙在南翔。相離不遠。於是紳商大起恐慌。以謀調停。信使往來。僕僕於途。函電往來。絡繹不絕。而益以蘇省軍官之文電調停。居然息爭。一天雲霧。風銷雨散。是亦不得謂非調人之功。然李氏平生。素不喜與人挑戰。苟前隊不相接觸。則亦決不至發生衝突。然而其事危矣。

### 軍官調停之文電

萬萬急龍華何茂如。並轉榮貫卿汪幼龍學兄均鑒。統密。旬日以來。謠言紛起。市虎震驚。浙蘇兩省繁華之壤。莫不私憂竊歎。以爲轉瞬將化羅刹之場。嗚呼。孰爲爲之。若果屬在吾輩。

斯真有大惑不解者。凡一事之糾葛。而至於用武力解決。必有不可釋之深仇在焉。乃今日吾曹初未聞有此絕大問題發生也。不過是非耳。曲直耳。事至如此。弟等決不敢與諸公置辨以增忿。而甚欲一述曩時之交誼以解紛。盧李兩師三十年舊好。吾輩自從遊以迄於今。亦既三十有餘年。昔日聯床接席之交。今偕值龍虎風雲之會。爲民託命。爲國致身。他日佳話流傳。邀榮史冊。不可妄自菲薄也。設使以一時之意氣。而棄三十載之交情。同室操戈。鬩牆自毀。將奈後人之唾罵何。不但此也。既已爲國爲民。不能造福斯已矣。奈何更爲此殘民之興。貽國家之羞。以自增其罪孽。遺怨毒於子孫耶。今日數千萬人之生命財產。皆倒懸於吾輩十數人之手。禍機一發。不可得收。究竟勝負爲誰。此時尙難逆料。而生靈之塗炭。則已慘不忍言。倘肯俯鑒鄙誠。則尙有一言爲諸兄正告者。貴軍若不先施攻擊。弟等敢保敝部決不以一矢相遣。李師亦斷斷不使弟等身爲戎首。皇天后土。實聞斯語。而同念兩師多年金石之交。念吾輩曩時切磋之誼。念人民斷脛殘肢。毀室喪家之苦。翻然變計。凡事無不可從容面談。江南秋近。莼熟魚肥。儘有吾輩杯酒談心之樂。幸勿使他時無相見地也。垂涕之言。伏惟採納。倘蒙推誠見教。鵠候玉音。臨電神馳。不益縷縷。正發電問業師偉卿。適見此電。

極表同意。並囑附達拳拳。幸垂察焉。同學劉之潔宮邦鐸張松柏王其鳳徐長庚瀆於玉龍程維垣同真印。

萬急南京督署轉劉聿新宮振聲張蘭生王儀亭徐西星于騰雲程省三諸兄並轉楊偉卿先生鑒。文電敬悉。邇來政變突起。謠啄繁興。我輩軍人。應本息事甯人之旨。盡保境安民之責。何得甘爲戎首。輕啓衅端。况我輩三十年交誼。至爲肫切。更不忍疆場相見。須知此次係由南京方面首先發動。調遣軍隊。毀路拆橋。滬上華洋雜處。中外人民生命財產。所關至巨。目擊形勢緊迫。爲維持地方起見。始酌派軍隊。馳赴南翔防堵。垂涕彎弓。原非得已。和平宗旨。始終不渝。但使尊處翻然變計。儘有相商餘地。現李師已逕電盧師。磋商和解辦理。惟念李師平日高深莫測。同人等已領教多矣。聞命之下。咸有戒心。既蒙諸兄暨律師來電。推心置腹。開誠相見。敢不披瀝肝胆。共策和平。已遵奉盧師來電。即收派赴南翔軍隊。一律撤回原防。首先表示誠意。公義私交。撫衷無愧。甚盼吾兄等協贊李師。克踐原約。留吾輩異日相見之地。則幸甚矣。專此布臆。諸希亮察。同學弟何豐林陳樂山榮道一汪慶辰石佳華何國華周良才。

蘇滬各爭經人調解之後。於是鄂督蘇省通電發起。聯合鄂贛蘇皖閩浙等六省聯防辦法。以保安衛民。嚴守中立爲宗旨。不受政界播弄。攬入漩渦。同時甯滬杭三商會亦通電促成此舉。信使往返。極蒙各省當事者所採納。自聯防之事成。川南省轉危爲安矣。

### 浙督力爭

九年七月松滬護軍使署奉令裁撤。改設松滬鎮守使。致起盧何及第四師全部軍官之反響。蓋此事醞釀已久。自民國四年裁併上海松江兩鎮守使。特設護軍使一職。直接北京。原以扼長江要隘。控制東南半壁。而某方面以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且有種種顧忌。屢欲乘機得之。以擴其地盤。此數月以來。直皖兩系之爭。已圖窮匕見。適奉張入京。曹錕吳佩孚等正秣馬厲兵。圖與皖系開衅。松滬方面。雖非純粹皖系。而某方面則利用時機。與北廷暗中接洽。用迅雷不及掩耳之手段。將護軍使裁撤。改設鎮守使。隸於江蘇勢力範圍之下。致起盧子嘉之憤。聞其反響原因。良以浙江省內。萬不能以第四師第十師全部駐省。所以駐紮松滬之間。俾呼應迅捷。且有滬杭路可供運輸。更於軍用品。又得任便向滬廠訂購。設一旦改江蘇省範圍。勢所不容。似盧受有束縛。所以盧有謂如爭之無效。寧舍浙督仍回護軍

使原任。並謂外交團方面。素認護軍使爲松滬最高等長官。遇事必和衷商辦。設驟改爲鎮守使。對外則信用喪失。對內則指揮無效。故有合全力以爭之。如不收回成命。寧可全體辭職云。

### 李氏嫌疑

當李盧會銜電保之先。有浙軍署諮議石佳華者。亦爲盧李二人門生。由李電招赴甯。詢以現以現幹何差。石等以充諮議。蒙盧老師月給百元薪資。惟狠不敷開支。要求老師栽培。而李亦當卽予以一督署諮議。當晤談時。提及何豐林繼任護軍使問題。李謂前雖絕端反對。現觀豐林處事尙可。且亦我之門生。如果盧督保舉。我亦可會銜電保。石回滬告何後。何卽向盧表示。李已允會保。要求盧提議。而盧亦卽允保。於是又託石赴甯求李起電稿。詎李督謂恐中央未能遽許。尙須運動接洽後。始可發電。石又回滬告何。非常欣喜。越日石又往甯。始蒙李給予電稿。囑向盧督會銜拍發。孰知此電去後。發表護軍使。一變爲鎮守使矣。此中關係固不待贅。惟石對盧何實有難以謀面。故非常怨憤。故亦有函致李純。辭去督署諮議之職。並瀝述憤懣受愚。大發牢騷之詞云。

## 李氏受詰

初李盧會會銜電保何豐林繼任護軍使。此事係由李純提議。與盧往復磋商。會銜電請而往來其間者。則爲吳淞要塞司令榮道一。係李盧二人之門生也。不料命令發表。竟將護軍使一職裁撤。改設鎮守使。俾歸江蘇節制。盧因大憤。而榮亦甚難。以爲情因電詰李督云。南京督帥夫子鈞鑒。頃讀中央命令。裁撤松滬護軍使。卽任何豐林爲松滬鎮守使等因。聞之至深駭異。溯自去歲以來。學生往來於師座之前。吾師對於此事。極爲關切。並有明確之表示。學生等方深欣幸。何期言猶在耳。而吾師與嘉師會銜陳請以後。中央忽有裁缺改任之命令。同人等羣相詰責。無詞應付。私心揣測。亦難索解。非中央之欺吾師。卽吾師欺學生。中央不以誠意待吾師。吾師必應有相當辦法。吾師不以誠意待學生。學生無以對同人。惟有自認愚昧而已。謹電上陳。學生榮道一叩江印。

又何豐林氏亦有電致李氏云。督軍夫子鈞鑒。陽電敬悉。學生夙荷培植。久承知遇。自受業以至今日。幾及三十年。師弟之間。感情之篤。有遂家人父子。此次護使改設。事出意外。道路流言。想寧滬兩地。均所不免。學生決不輕信。並甚望吾師勿予輕信也。伏思學生奉調來滬。

在盧師原意。實因松滬一區。自民國二年以來。所有防務均由四十兩師擔任。相沿未改。去歲盧師升任浙督。因兩師軍隊關係。不能不就中擇一資深之員以承其乏。藉資融洽。並無絲毫權利勢力之爭。學生到滬將近一載。其重要之目的。即在聯吾師與盧師爲一人。合江浙二省爲一家。區區苦衷。想邀洞鑑。邇來由吾師提議會銜陳請。迨盧師電稿擬就送甯。奉諭暫擱。俟疏通就緒再行拍發。遲至旬日始蒙電召蓮城。將電稿送浙拍發。私心揣測。以爲吾師必有把握。詎命令發表。始知吾師所疎通者。與原議大相逕庭。人雖至愚。詎能釋然。至讀吾師復貫卿電。內有學生係新簡旅長。職望未崇之語。殊不能無疑。學生自辛亥拔升旅長。距金將及十稔。現始升任混成旅長。似不得謂爲新進。武漢南京滬上之役。皆親冒矢石。負弩前驅。因功敘賞。官勳累進。遞升至陸軍中將勳四位。曾得一等文虎章及一等嘉禾章。並蒙任命爲甯台鎮守使之職。就職位而論。似亦不得謂之未崇。卽如李閩督於民國二年。以一旅長到閩。旋升任混成旅長。由是而鎮守使而護軍使。其間相距不及半年。以此例之。則吾師所謂學生職望未崇之語。殊不足以服人心。今事已至此。在學生信仰吾師。願全大局。決不至受人煽惑。此心此志。天日可表。旣承厚愛。計議轉圜。則解鈴繫鈴。全任吾師。非學

生所敢知也。謹此電復，伏乞鑒察。學生何豐林庚印。

### 李氏之派員解釋

李氏自接得詰問電後，無以自明，特派參謀劉李二人來滬，逕往龍華會晤何代使，表明改組事，蘇未預聞，并言外間謠傳有軍隊移動之說，但蘇境仍照原防未動一卒，傳聞滬隊移動諒亦謠傳云云。會晤後即往杭州，商盧氏遂即銷釋嫌怨之。

### 附何豐林阻止李氏提械函

督帥夫子鈞鑒。趙副官全城到此，頒奉鈞函，敬悉一是。上海兵工廠前爲鈞處代修機關槍三架，並代造砲彈五千顆，第一批先交一千顆，既經竣工，又值徐淮海一帶青紗幘起，匪勢甚熾，前項械彈待用孔殷，蘇滬一家，休戚與共，斷無歧視之理，自應仰承鈞囑，飭廠發交起運，俾濟急需，惟連日以來，此間謠言未息，人心未靖，甯滬杭三商會方發起聯防之議，以期消弭戰禍，該會元電內有滬甯滬杭兩路於京津風潮未定時，請制止軍隊軍械往來，免啓猜疑等語，明知此次械彈鈞座係爲江北防匪之用，維持蘇省治安，誠恐一有訛傳，商民或生誤會，是吾師苦心反有不能共喻之處，豐林愚見，仍擬仰懇鈞座俯念



地方情形終始維持。將此項械彈准仍展緩起彈。豐林爲大局起兒。伏祈鈞納。毋任企禱。專函奉復。敬請鈞安。

### 捉拿王揖唐之李純

直皖戰爭既起。皖派之計劃。對於直派督軍所處之地。密派黨與購通土匪。以謀擾亂。如奉天之姚步瀛。湖北之吳光新。皆已據確鑿。被獲伏辜。而在江蘇省之活動者。則爲王揖唐。王爲和議總代表。以金錢運動。爲能事皖派直之事。王雖居滬上。亦與聞其事。遂受皖派之密令。爲謀擾亂蘇省之行動。其計劃第一步。先派人購通江北土匪。使之擾亂。牽制其軍隊。之此上乃事機不密。先爲李氏偵知。於是先發制人。呈請加入王揖唐並下通輯令。以冀弋獲。渠王氏所居爲哈同花園。雖明知其在上海。以地居租界。中國軍警不能越雷池一步。旋即不知其隱居何處。終被其漏網。不能如姚步瀛等之受裁處。然經此一折。奸雄膽落。從此不能在滬再爲活動。亦一快意事也。

### 抑鬱不得志之李純

李氏對於直皖戰爭。因嘗盡力於其間。而其聲望。又不在張曹之下。直軍戰勝。李固與有力。

焉。乃事成之後。所有政治改革種種設施。並不徵李之同意。幾視李爲不足重輕。而李氏於是時。頗不得志。屢請病假。中央又疑李故意推脫。不允所請。李於此時。外不見重於同僚。內不見信於督軍。勞心勞力。爲誰辛苦。其憤鬱之氣。非伊朝夕。中央思有以安慰之。乃以長江巡閱使以餌之。李不就。復改蘇皖贛三省巡閱使。而李終不拜命。其初。李氏之辭職。說者或謂其怨望。觀於此次之自戕。或謂病魔纏繞。不能親任繁劇所致。然而非有幽鬱不得已之事。人非至愚。又安肯自戕哉。

### 病魔纏繞之李純

李氏以數年國事。勤勞頗形憔悴。今年入夏以後。視事益勤。律躬益苦。當多事之秋。恆澈夜不眠。遂致怔忡失眠。頭眩腿腫。加以署病。以及種種疾病。因之益劇。直皖戰事之前。承總統招致入京。解決時局。又以病不果。益加憂鬱。迨禍事既作。自恨不能協力解釋。深以爲憂。以後卽思慮益繁。怔忡尤甚。每思養病。而辭職不允。請假不從。則其心益苦。自謂不能表白於天下。迨允假之後。就署養病。亦不能置國事於不問。是李氏之病。非他故。實以憂鬱所致也。而卒因之以自戕。可哀也夫。

### 三省巡閱使之李純

三省巡閱使。其原因。所以奉直皖戰事之功也。在初。原擬與曹之巡閱使命令同下。旋以某方面頗有反對之意。故總統亦不能決定。遲之又久。李氏屢次辭職。政府尙疑李氏之憤怒。每派人疏通。而有長江巡閱使之令下。然所謂長江巡閱使者。其權力不能行也。有其名而無其實。故竭力請辭。幾經波折。始有蘇皖贛三省巡閱使之令。以皖之倪方辭職。而張初任。與李亦頗相連絡。而贛之陳。則與李又素相睦逆也。孰知竟有不然者。張文生氏之督皖。其命令發表。實爲奉張力保之效力。於李雖無惡感。而亦不相親密。致徐州一境。仍爲張氏所有。李所保之徐海鎮守使陳調元。且不能到蚌。陳光遠與李因多年舊交。而亦素相知好。然以其資望。抱有巡閱副使之慾望。而李竟保齊燮元氏。陳遂與李不合。故雖有三省巡閱使之名。而其實力。則江蘇一省。尙不能完全也。又何有於三省哉。

### 蘇人反對之李純

李氏在江蘇。四年之久。與蘇初未有惡感也。有之自省長及財政廳長問題發生始。省長問

題。在蘇人抱有蘇人治蘇之目的。而齊省長適以保俞紀崎爲財廳長。大見惡於蘇人。於是不能自立。決意辭職。然繼任者。非經李氏許可。不能生效力。李乃力保王克敏。王氏往來滬上。素以嫖賭著名。致爲蘇人拒絕。李氏終非所願。繼由政府調停。改爲王瑚。其事始定。財長問題。自俞紀崎氏就任。已爲衆矢之的。深望王瑚長蘇後。擇人繼任。乃李氏力保文穌。文本任鹽運使。與蘇人感情不洽。於是羣起而攻。指摘文穌兼及李氏。或謂其任用私人。或謂其把持財政。且有謂文穌爲李氏之乾兒。痛低不遺餘力。電京反對者。日必數起。而在京與王瑚接洽之四代表。又與政府力抗。政府不得已。電商李氏。李主張甚堅。且以去就爭。於是財政一席。久而又久。終不能解決。而蘇人之攻之者益力。臨死之前一日。向副官處索閱報紙。見有毀己之辭。則痛哭流涕。謂余在蘇多年。自問無罪於蘇人。乃竟不諒余衷。痛哭不已。

今李死矣。而追溯幾年來治蘇之政蹟。終覺瑕不掩瑜。蘇人當亦可以自解矣。

### 英威上軍之李純

政府於國慶日。大頒榮典。授李氏以英威上將軍。原以旣任三省巡閱。特加是銜。以崇之李

氏接到斯電後。痛哭流涕。謂無功於國。受此榮典。於心有愧。遲之又久。至逝世之日。始命祕書擬電謝勳。可見其淡於名利。亦足多矣。

## 自戕時之李純

### 自戕之蓄意

李氏前因病迭電乞假。迄未邀准。嗣復迭奉巡閱使上將軍之命。每對人言病軀未能治事。乃迭膺榮職。深愧無以報國。並云余夙無權利之心。何至託病。以希非分。日前並對齊燮元劉玉珂郝得志李庭玉言。欲偕李及秦錫爵同赴北京。親謁總統總理。表示病况。藉明心跡。旋經大眾勸阻。事遂中止。距近旬日。因財廳長問題。大受輿論攻擊。反對之電。絡繹不絕。李自信爲官二十餘年。頗能廉潔自持。前在贛深得贛人愛戴。移節來蘇後。仍按步就班。不敢稍有更張。對於民政方面。用人行政。一聽齊省長主張。今因齊將去蘇。故對於中央用人。曾有一二次建議。不意竟遭蘇人反對。已覺難堪。加之國事日非。段派倒後。某某等爭權攘利。較之段派有過之無不及。以暴易暴。爲世所譏。鬱結於胸。遂萌厭世主義。上月致上海施愚

電。卽言將披髮入山。與世永別。日前乃弟桂山返京之前一日。李與言家事。所有財產及經營之實業。並將來如何佈置。原原本本。對乃弟詳述無遺。又李之內弟王某。現充某旅營長。李日前忽招之到署。言我的督軍不能做你之營長。亦幹不久。現我論軍需課撥洋七千元。給你回家。購置田產。可以過活。此均前五六日事。近三日閱報後。必痛哭一次。對王夫人言。人心如此。世無公道。我命活不了。夫人再三勸慰。仍淚如泉湧。然斷不料有此慘劇也。十一日上午十一時。李詢左右勃郎林手槍一枝。前送機器局修理。現修好否。副官卽電詢機器局。旋即派人送來。李接在手中。察視後卽收入小皮箱內。至下午三時。李由後花園散步。回入簽押房。索閱本日上海報。侍者答報尙未到。至晚六時。李又問左右仍以未到答之。李知騙已。遂呼承啓張某。將本日上海各報送上閱後。又頓足大哭。言我在蘇數年。撫衷自問。良心上實在可對得住江蘇人。今爲一財聽長如此。毀我名譽。有何面目見人。夫人生名譽爲第二生命。今無端辱我。活之亦無樂趣。言下揮淚不止。王夫人遂命人請齊燮元。李廷玉。郝得志等人內。勸慰半晌。李不發一言。齊等辭出。至十二時。李又命人請秘書某人內。囑擬一電。聞係致中央謝英威上將軍。並述病難卽愈。保齊燮元暫代江蘇督軍。某秘書去後。侍者

見李書寫信函多件。遂登牀就寢。蓋其蓄已久矣。

### 自戕之狀態

寢晨四點十分。王夫人從夢中微聞有聲。碎然後又聞其喉間痰壅。乃急起趨視。顏色慘變。以爲發何急症。遂命人急延須藤醫士來診。直至十三日早六時。須藤始到。遂解衣察聽肺部。見衣有血跡。復於枕底檢出小手槍。始知其以小手槍自戕。洞穿右脅。療治不及。旋即出缺。

### 自戕後之報告

南京兩齊報告李純出缺電（上略）各報館均鑒。李巡閱使兩月以來。臥病奄纏。或輕或重。神經時復錯亂。本月十二日午前四時四十五分鐘。忽於臥室用手槍自戕。彈中右脅二下。不及療治。登時出缺。留下遺書兩紙。囑耀琳變元代布。其一云。純爲病魔。苦不堪言。兩月不能理事。貽誤甚多。求愈無期。請假不准。臥視誤大局。誤蘇省。恨已恨天。徒喚奈何。一生英名。爲此病魔失盡。尤爲恨事。以天良論。情非得已。終實愧對人民。不得已以身謝國家。謝蘇人。雖後世指爲誤國亡身罪人。問天良。求心安。至一生爲軍人。道德如何。其是非以待後人公評。事出甘心。故留此書。以免誤會。而作紀念耳。其二云。和平統一。寸效未見。殺純一身。愛國

愛民素願皆空。求同胞勿事權利。救我將亡國家。純在九泉。亦含笑感激也。等語。事出意外。軍民震悼。現在蘇省治安。暫由耀琳變元負責。請紓遠系。除電呈府院外。誠恐遠道傳聞失實。特此電聞。齊耀琳齊變元文印。

### 自戕之原因

李氏自殺。皆謂憂心國事所致。然可分遠近二因。因國事維艱。統一乏術。北旱南兵。災患頻仍。傷時痛事。爲其遠因。至其近因。則以文穌長財廳一事爲最有力。蓋李既力保於前。似難半途撤銷。最近政府致電李氏。諷其撤銷此項主張。免傷感情。李於是左右爲難。無計可施。欲貫澈主張。則蘇人又非易與。設欲取消主張。則與威望攸關。此後有所舉動。必難取信於人。進退維谷。短見遂萌。故殺之者。實爲乾兒也。餘如陳贛督之反對。亦與有力。况膝下猶虛。本有隱痛。厭世之念。易於觸發。謠傳李氏今歲曾召某相士入署。卜問休咎。某相士謂之曰。今歲有大喜。有大憂。李竟信其言。以是抑鬱寡歡。或亦自殺之引線也。

### 喪儀中之李純

入殮之情形。十二日下午。由副官秦錫桑在下關購定楠木材一付。出價一千二百元。卽雇



人運進城內於十三日下午三時大殮。全城軍警政長官皆到軍署。其弟李桂山已由津首途。王夫人在側親自視殮。身着大禮服。佩獅頭刀。寶光一等文虎章。各種勳章。神色如生。絕不類慘死者。入殮時。王夫人哀哭不止。幾欲自盡。齊耀琳省長恭送祭筵一席。親往主祭。齊燮元幫辦陪祭。異常哀痛。靈帷卽設督軍署大堂。聞齊幫辦時有嗚咽痛哭之聲。亦飲水思源之意也。全城軍警臂纏黑布。各戲園茶舫及夫子廟前之遊戲場。一律停演一日。以誌哀思。

### 各機關之表示哀悼

江蘇省長齊幫辦通電江蘇省各機關云。李巡閱使於本月十二日用手槍自戕。出缺變出意外。痛悼曷勝。業將出缺情形。暨留下遺書。分別令知在案。本省軍政全體人員。暨軍警士兵。應自十二日起。左臂纏用黑紗七日。凡到署弔奠人員。一律臂纏黑紗。各機關各軍隊。均下半旗三日。將來歸櫬旋里時。再下半旗。暨臂纏黑紗一日。以誌哀悼。而伸崇仰。除候歸櫬定期。再行飭知暨分令外。合行電仰並轉飭所屬一體遵照。

### 家庭之哀悼

當李氏前日大殮後。尙未閉棺。乃弟桂山中將。次日十二時抵浦口。參謀副官多人。渡江赴浦口車站迎接。一時入城。齊代督偕各處課人員。齊至大堂後迎候。李下車卽跪地向大衆叩謝。頓足大哭。多人扶之入內。卽至靈前撫棺痛哭。闔署人莫不淚下。府院已來電。特派財政次長潘復來寧吊唁。各鎮守使各道尹廳長縣知事稅所長。又到者數十人。均聯袂入署。至靈前祭奠。以楊恩培劉之潔俞壽璋趙會鵬郭鳳藻哭之最傷心。至下午四時已閉棺。英美日各國領事暨旅寧外人。均亦到署吊唁。齊省長是日又在軍署照料一切。至晚七時始回署。並擬定辦事規則。以資遵守。李氏生前曾在永年華洋金星合羣等人壽保險公司。保有壽險數萬元。茲聞各公司昨均有電致督署副官處。聲明照數賠償。以維信用。李之德配王夫人。因連日哀傷過甚。精神昏亂。已臥床不起。孫夫人暨四妾亦已三日未進飲食。並對人言決以身殉。情形極慘。桂山昨言決遵乃兄遺囑。將家產以四分之二辦學助賑。以慰兄魂云。

### 喪儀之籌備

東海代表師景雲。靳閣代表潘復。均於正午抵甯弔唁。詢好李自戕情形。馬聯甲及何豐林

代表。慶辰亦往甯祭奠。現擬定二十六七兩日開弔。二十九日出殯。將靈柩運津。於昨拂  
擋一切。所有器具衣箱。即日運赴天津。於十七日上午十時舉行大祭。中央暨各省代表本  
省軍警政紳商學報各界領袖齊赴軍署與祭。派定郝得志爲治喪事務處主任。籌備及指  
揮一切事宜。溫世珍爲副主任。靈堂前招待員爲秦錫爵王占鳳郭鳳藻等九人。招待來賓  
行禮畢。分班導送出內宅。靈堂起座處招待員爲石錦川陳廷謨會章林等十一人。招待來  
賓休息。分班導至內宅門或靈堂前院。俟行禮畢再導至會餐處。會餐處招待員爲趙金城  
高占元聶金魁等八人。招待來賓會餐一切事宜。外賓招待員爲溫世珍徐秦鈞等五人。紳  
商學報各界招待員爲葛權等四人。政界招待員爲楊宗漢等三人。警界石人俊劉志正二  
人。海軍馬廷樹李連玉二人。陸軍趙瑞祺劉有德等八人。內稽查王義等五人。外稽查蓉鏡  
芳等九人。引導員張朝魁魯希文等五人。懸掛員馮信等四人。管理汽車馬車。吳修雲王鳳  
章。管理員燈軍訟。范永春。治防隊長馬鏡芳。靈堂設在西院戲場北正廳。起座處設立二堂  
西首客廳及諮議廳。會餐處設在會議廳。

## 李純自戕後之蘇人

廢督問題現正呼聲甚高。適李氏出缺。則爲江蘇請求廢督之大好機會。茲將各方面情形依次詳載於下。

### 省議會

省議會關於廢督運動。於十五日開會討論。除極少數之被動者外。無不持之甚堅。當由朱翼雲等四十餘人。提出廢督案。滿擬開會通過。因不足法定數。又恐誤此機會。於是副議長領銜聯名七十人。發長電致政府。十六日開會。僅到七十餘人。遂改開談話會。擬決定以議會名義再電中央。乃主席報告後。屠宜厚謂此問題太大。不能在談話會解決。朱積祺謂各省皆未廢督。吾蘇不可獨唱高調。致干軍人之怒。朱紹文謂今有廢督機會。人民方責望議會主張。我輩應順人民公意。即使不能達到目的。亦可引起全國輿論。劉文輅謂朱議員名倡廢督。實則夾袋中有一督軍預備提出。且如馬玉仁輩。倘無督軍節制。必然爲亂。朱紹文答謂劉議員抬舉太過。不獨我夾袋無督軍。恐怕在坐諸位夾袋能有督軍者。不過五七人。衆鬪然大笑。張福增謂馬玉仁斷不至因無督軍而爲亂。恐怕因不服諸位所保之督軍而反抗。劉謂張言不由中。張謂劉太不要臉。遂退席。後由張援黃炎培劉伯昌痛述督軍阻

礙民治之害。廢督之議。不自今始。江蘇有天然廢督機會。斷不至無督而亂。云云。未議妥卽散會。

北京大總統國務院陸軍部鈞鑒。李督猝然出缺。公布遺書。有和平統一寸效。未見求同胞勿爭權利。救我將亡國家等語。軍政兩界。苟有天良。皆當感泣。慨自政綱解紐。軍閥專權。種種糾紛。皆由此起。謀國之士。不得已倡議廢督。外人之愛我者。亦多以此爲言。口說所騰。早成輿論。浙督建議於先。滇黔實行於後。南北協商統一。且以爲條件之一端。中央政府屢付討論。特未有適當時機。無從下手耳。江蘇境內軍隊。較爲紛歧。力能統攝者。蓋鮮其人。各師旅長。類明大義。其維持治安之心。尙不至因督軍存廢而分厚薄。况經李督遺言諄囑。吾人深信。凡在軍人。感此精誠。斷不忍覬覦李督遺缺。致冒爭權咎戾。卽何妨廢置李督遺缺。藉爲統一先聲。應請速頒明令。廢置江蘇督軍。風示天下。以旌李督忠誠。以促南北統一。江蘇幸甚。國家幸甚。除由本會議長錢崇固及蘇同鄉諸老面陳外。謹此電請鑒納施行。江蘇省議會副議長鮑貴藻孫倣等。

### 旅京蘇人

李純自戕消息既確。社會方面所注目者。則尤在江蘇人之態度。邇來各省雖盛倡廢督。俱苦無法實現。乃江蘇人獨遇幸運。竟得此天然之運動場。十四日午後三時。江蘇旅京同鄉。於北半截胡同江蘇會館開同鄉大會。到者三百餘人。公推張一麐主席。宣布開會宗旨。大略言江蘇督軍李純出缺。政府現尙未定繼任人物。此於我蘇至有關係。吾蘇同鄉應有表示。現值本省代表黃以霖。錢崇固。穆藕初。儲南強。四君在京。四君曾接本省議會來電。對張問題。主張廢督。請四代表報告。即由黃以霖報告江蘇省議會議員致錢崇固電。並轉莊張顏董趙諸公文云。『李督真夕病故。請代表公意。速陳政府。促王省長即日。到任。萬急勿遲。輿論咸主乘機廢督。請力倡。』又黃炎培沈恩孚致四代表電。並轉莊張趙諸公文云。『李督真夜自戕。乞速陳中央。促王即日來。並速簡嚴長財廳。一面力主廢督。機不可失。』報告畢。即提出廢督問題。共同討論。

▲贊否之論辯 吳拔其首先發言。謂廢督問題。係因應時勢潮流。當無不贊成者。參謀部某君起而反對。張煊痛駁之。衆鼓掌。次蔡子平謂廢督即是謀蘇人治蘇的根本辦法。一面謀廢督。一面應即提出蘇省自治法規。若照現在之蘇人所謂蘇人治蘇的變態論。雖廢督。

與民治何益云。又某君謂此時宜用一文治派的省長兼督軍。張煊又痛駁之。衆鼓掌。又季融五謂廢督大家心理所同。理論上無可多辯。惟應速籌辦法。最好即由本會推舉代表四人。與南來代表共同進行。鄭養和謂代表制現已不適用。因代表制純取秘密主義。必採公開主義。始可表示贊同。又凌植支謂蘇督自戕。正是天與蘇人運動廢督的好機會。而廢督潮流已汪洋澎湃於各省。蘇人若再放棄。是自喪失蘇省人格。蘇人如欲爭存蘇省人格。應迅即有切實之表示。並須同時表示廢除巡閱使制度。其辦法須即推出代表六人。付以任務三種。(一)向政府應請願。(二)與巡閱使管轄皖贛兩省旅京人士接洽。(三)與主張廢督省分旅京人廢土治衆鼓掌。王玉樹謂今日開會。確有蘇社四代表到會。而本會却不是蘇社的分會。故對四代表並非歡迎。亦非不歡迎。因爲本會主張。無論如何發生困難。必求貫徹到底。不能四面圓轉。如區區之一身然。言時以身旋轉一周。衆皆鼓掌狂笑。一舉對王君所論加以解釋。謂蘇社前此對於省長問題主張。所以前後變易者。確有苦衷云云。

▲運動之決定 孫幾伊謂今日的問題應分兩種。一是廢督的問題。目前應速進行。其辦法對於凌植支君的主張表示贊同。二是省自治的問題。應有相當的討論。其辦法對於蔡

子平君同主張。表示贊同。衆鼓掌。嗣由凌植支請主席宣告討論結果。議決辦法如左。公推代表八人。張一麐。莊蘊寬。張煊。王玉樹。陳匪石。王紹鰲。黃以霖。錢崇固。黃錢兩君。本係蘇社代君四人之二。由張一麐宣告加入。衆贊成。並訂十五日上午十時。仍在江蘇會館開代表會。討論進行方法。

至蘇人士之主張。廢督發電至京者。尤不一而足。以篇幅過多。不備錄。若謂能達到目的。與否則未敢知也。

### 李純自戕後之軍人

李氏督蘇。與各師旅團長。感情極洽。其最有關係者。則爲齊燮元氏。故遺書中曾力保齊代理督軍。所屬軍官。亦無不贊成是舉。除由陳調元君代爲入京運動外。茲將蘇屬全體軍官力爭蘇督之兩電。分錄如下。

▲其一。萬急北京大總統國務總理鈞鑒。統密。前因李故上將軍遺書。主持以齊幫辦燮元繼任蘇督。以安人心。而維大局。疊經聯銜陳請。並表示擁戴誠心。業蒙鑒察。奉元電諭。已派齊幫辦兼代蘇督。羣情雖稍慰藉。此心仍復懸懸。刻聞有人乘機進取。力謀督蘇。軍警各



界羣起譁然。泣請師長等代懇中央。迅予特授齊代督繼任斯缺。固知中央簡員守土。自有權衡。決不因若輩要求。置李故上將軍臨死薦賢於不顧。惟師長等愚鈍。因蘇省全局起見。未敢默而不言。如果若輩決計來蘇。師長竊恐激成公憤。不可收拾。爲此迫切陳詞。罔顧忌諱。如蒙大總統眷念李故上將軍一以忠誠。毫無私曲。卽乞迅任齊代督立授真除。以安衆心而顧全局。果蒙俯允。則師長等擁戴中央。當與李故上將軍同一懇摯。否則事變之來。非師長等所敢知也。臨電神馳。不勝悚惶待命之至。師長兼鎮守使朱熙白寶山馬玉仁師長楊春普旅長兼鎮守使張仁奎宮邦鐸陳調元旅長郁漢川馬玉恆吳朝聘田玉坤盧鳳書黃振魁李殿臣吳恆瓚警務處長王桂林蘇州警察廳長崔鳳舞水警廳長趙會鵬憲兵司令王健飛兩淮緝私統領楊恩培蘇屬緝私統領劉之潔等同叩寒。

▲其二 萬急北京大總統國務院總理鈞鑒。統密蘇軍喪失主將。部衆惶急異常。前電合詞請求。胥出誠懇。仰蒙鈞座鑒納羣情。電諭下頒。特派齊幫辦燮元暫行兼代督軍職務。具徵慎重維持之至意。莫名欽感。惟念李故上將軍報國殉身。死狀最慘。而將士感痛。因更迫切所賴齊代督襄助治軍。功高望著。情感交孚。全部軍人擁戴之親。與李故上將軍相對無

異而鈞座拔擢倚畀之重。尤與李故上將軍心理所同。是齊代督之上邀睿賞。下洽軍心。輿論所歸。時會所重。固毫無疑義也。且查李故上將軍遺書內有懇請中央特簡實授。以維全蘇治安等語。細繹辭意。實出肫誠。臨死薦賢。益昭忠愛。伏乞鈞座俯念李故上將軍生死謀國之苦衷。江蘇全部軍人。尊重遺言之感念。准予真除。迅發明令。俾齊代督燮元繼任蘇督。以慰李故上將軍之忠魂。庶蘇軍幸甚。人民幸甚。爲此不揣冒昧。披瀝陳詞。萬乞俯鑒愚誠。准如所請。不勝屏營待命之至。謹此電呈。六師旅長宮邦鐸。盧鳳書。參謀長李鉞。副官長魏朝彥。團長王凱慶。王振聲。田祖蔭。高俊林。陶延齡。率全師官兵元印。

### 李純自戕之政府

政府自接李純自戕之報告後。頗滋疑慮。特派員南下致祭。以便詳細調查情形。形於十四日閣議中。列入數項問題。一爲派員致祭。業已派潘復先行南下。總統復派師景雲前往。業已到甯。二爲身後榮典問題。已見卷首大總統令。三爲繼任人問題。此事最爲複雜。願就此位者。指不勝屈。固無論矣。而蘇人又於此時倡議廢督。全體力爭。政府尤覺爲難。故至今未能決定也。

### 李純自戕後蘇督之逐鹿

江蘇軍隊。自李氏逝世後。能統率之者。厥推齊燮元氏。又以欠餉問題。遽易生手。實難措施。蘇督一席。李氏遺言。既保齊氏。而現在情形。又非齊氏不可。故以齊氏代理江蘇督軍之令。已下矣。茲將齊氏歷史。略述之。

## 代理江蘇督軍 齊燮元



### 齊燮元之略歷

齊燮元。字撫萬。直隸寧河人。邑庠生。北洋陸軍速成學堂陸軍大學畢業。生。畢業後任初級軍官。後爲軍事學校掌教。辛亥任第一軍參謀。壬子春任豫南司令部參謀長。招降王天縱。馬雲卿等數十縣。嗣任第六師參謀長。隨同攻贛。丙辰滇黔事起。入川。任

前敵總指揮。丁巳復辟發生。由贛率兵來蘇。助討逆軍。未幾。李純調蘇督。齊任第六師師長。

兼江寧鎮守使九年十月李純自殺齊奉命代理江蘇督軍

齊氏既代理江蘇督軍而政府猶以江蘇地方重要齊氏資望尙淺不足以資鎮攝欲另簡賢能於是逐鹿者紛紛而起矣。

### 各方面之逐鹿

李純逝世之後當局連日對於繼任人物煞費研究但據昨（十五日）調查當局關於此重大問題仍未決定有若何辦法齊燮元以巡閱副使暫行代理江蘇督軍一節業經前日閣議通過是昨日明令發表此乃當局於不得已中所施權宜辦法至於蘇皖贛巡閱使與江蘇督軍正式繼任人物則一時仍未能決定某方面主張足用張勳乃係事實又某方面主張以王占元調任而以吳佩孚督鄂或直接以吳佩孚繼續蘇皖贛巡閱使兼江蘇督軍以上所述兩方面之主張某巨公對之均未表贊成爲調劑各方面起見曾一度主張以某當軸出而繼任蘇皖贛巡閱使祇緣某當軸若行調動又恐因繼任人物引起問題且某當軸僅任巡閱而不兼督軍亦必所不願倘令兼理督軍則齊燮元位置又必生出問題基於以上種種原因故除僅定令齊燮元暫且維持外關於繼任人物問題實已陷於全無辦法之

地步。非俟再經各方詳細討論之後。不能決定。

### 張謇電保齊燮元

機於蘇督繼任問題。政府方面。尙未完全決定。聞南通張季直昨亦有元電（十二）到京。原文略云。李督暴逝。軍民同深哀悼。寧軍不可一日無主。李督遺書保齊幫辦代理。就地就人而論。代李者以齊爲宜。更調他人或滋他慮。謹私左右伏乞察行云。

### 陳光遠薦王占元

贛督陳光遠。久與李督失感。近因齊燮元爲三省副巡閱使。尤滋不懌。茲惟恐齊氏繼李督蘇。極力破壞。曾於元日致電政府。內容略謂頃接寧電。李督自戕。統一未成。長城遽壞。曷勝悼嘆。際茲將星初隕之際。若非威望素著之大員。前往繼任。恐難資安輯軍民之心。查兩湖巡閱使王占元。資深望重。移督江蘇。可紓中央南顧之憂。伏乞採納施行云。

以上所列者外。尙沉蘇人之不主張廢督者。亦以實受齊氏江蘇督軍爲請。然事多未定。徒見其紛紛逐逐。究不知鹿死誰手也。

### 李純之興學與賑災

李氏雖歷官二十餘年。而資產不多。據其遺言。則僅二百餘萬。而此二百餘萬。又慨然以四分之一助振開學校。以四分之一助振災。則其盡心公益。實爲近世督軍中之不可多得者。現其乃弟桂山氏。已將此種款項。通電分別滙出矣。其電如下。各報館均鑒。警侍從在京。驟聞秀山先兄噩耗。痛抱鴿原。哀痛無極。頃上北京大總統總理一電文曰。北京大總統總理鈞鑒。竊警侍從在京。驟聞胞兄原任江蘇督軍李純噩耗。當經星夜奔寧。詎已報國兩日。昊天不吊。變故猝來。痛抱鴿原。哀痛無極。亡兄遺書。業經齊代督齊省長電呈鈞覽。頃又於篋中檢出致警處分家事遺囑一函。文曰。桂山二弟手足。（原文曾載前頁）一字一淚。恫慘之狀。令人不忍卒讀。對於家庭。光明磊落。無不可告人之隱。瑣瑣家事。原不敢上瀆鈞聽。惟其中捐助鉅款。一則關梓鄉災民賑濟。一則關大學作育人才。警痛哭之餘。何敢壅於上聞。亡兄對於家庭。猶引誤國誤民以自責。是其處心積慮。愛國愛民。始終不已。此次殺身謝國。爲功爲罪。是非自有公論。斷非私意。以敢評揚。現在災區浩大。待賑孔殷。培養人才。基金尤亟。自應謹體遺意。分別輸助。以慰亡兄泉下之靈。除捐助直隸義賑五十萬元。天津南開大學基本金五十萬元外。謹電陳明。伏惟垂察。李馨叩寒等語。謹以奉聞。幸祈矜察。李馨叩寒。

### 李純逝後之輿論一斑

嗚呼李純。以如是而死。死於今日。誠可謂督軍之模範矣。何也。今日之督軍。方以權利爲心。而李獨慨然不惜其權利。且不惜其生命。以勸世之爭權利者。使各督軍聞之。其亦動其天良而有悟耶。

夫李純之爲督軍也。雖無赫赫之功。然亦能謹慎自守。以事其職。卽至近日。雖以省長財長之故。不滿意於江蘇人民之心。然或爲病不事事。爲左右所誤。而亦未有劇烈之爭也。况觀其臨命之書。固亦已自有悔心耶。

嗚呼。李純之生也庸。其死也烈。故李之死。實可爲督軍之模範。模範若何。模範其死時之決心。模範其死時之見解。模範其死時之尙念。念念不忘人民與國家。嗚呼。如是而死。死乃無愧。嗚呼。我以其死時觀之。督軍中一人而已。

### 哀英威大將軍

嗚呼李純。以憂憤之餘。竟以自裁死矣。觀其生平行事。初不足。以當英威之稱。然以其死時之情形言之。固不愧爲英威大將軍也。

何也。今之武人。祇貪權利。卽至兵敗。尙不肯死戰。况乎其非不得不死之時。而肯慨然自殺。以一死勸國人之爭權利者乎。且其死也。從容自述。處置國事家事以及地方之事。井然不紊。非有神經錯亂之徵。則其死勇敢爲何如耶。

古人有言。人之將死。其言也善。各省督軍而能深體李純絕命之書。一反今日紛爭之狀。則李純之死。實可謂大有造於中國。而英威大將軍之稱號。可以萬古而不磨矣。嗚呼。督軍之中。而竟尙有李純其人耶。

### 蘇督軍

蘇督軍其發祥之地歟。馮國璋爲蘇督軍。而升副總統。而代理大總統。李純爲蘇督軍。而升蘇皖贛三省巡閱使。而英威上將軍。

蘇督軍又不祥之物歟。馮國璋得副總統代理大總統而死。李純得蘇皖贛三省巡閱使英威上將軍而死。

醉心權利者。但見副總統大總統巡閱使上將軍之可羨。而不見馮李之死之可感。則必起而爭蘇督軍矣。稍有覺悟者。鑒於馮李之死之可悲。必稍減其羨。副總統大總統巡閱上將



軍之念。而爭蘇督軍之人少矣。歟不祥歟。亦視爭蘇督軍者之心理何如而已。然以常情言之。得權利而死。威福不能作榮名不能享。一切奢望皆成空幻。所獲烏有哉。苟有此澈悟。則蘇督可不廢而自廢。

### 李督遺言救荒

李督之死。由於如何如何者。此今日一般人紛論者也。李督死後。政局將如何如何變化者。又今日一般人所推想者也。今之人心。爲李督死之一事。而駭而異。而歎而惜。而疑而懼。集社會上各人之心。合而成一離奇之象。而離奇不可思議之說。亦因之而起。又因此離奇不可思議之說。而日前我人所視爲最重要之事。已置之不議。不論之列矣。

所謂最重要之事爲何。卽救荒一事是也。李督之死。死一人也。蹉跎救荒之事。則關係數百萬人之生命也。因爲一人之死。而致數百萬人之死。不能救。其可乎。吾願一般人救荒之心。勿爲一時謠言所翳障。

國人不見李督之死。尙以四分之一之財產救荒乎。臨死心尙不亂。尙以救他人之死爲心。國人其毋忘李督之心也。

# 附編

## 李編書牘選要

李氏生平。於政治軍事與各政軍學界及商人公民等往來文電至夥。一概搜羅。當另編專書。茲擇其最關重要者。分列於後。以備閱本書者之參考焉。編者附誌

## 主持外交電

### 其一

據江蘇陸軍第二師師長朱熙電稱。本月四日星期休假。職師駐蘇第五團新兵十六人。倪昌濤韓嫁岸。領到虎邱。爲地形旅行。在冷香閣茶樓休息。適有日本商人十餘名。正在該處午餐。其中一人名角間孝二。忽用獵槍。出其不意。在士兵背後施放。致將新兵胡宗漢擊中要害。立即斃命。經該處警士。當場將兇手拿獲。并獵槍子彈等。報由廳縣驗訊畢。照約將兇手送由交涉署解交日領事看管。當日人乘兇時同往之士兵。均用文明對待。該兇手自認誤擊。實圖避就。並據該師長擬具要求條件四項。一兇手按照故殺罪懲辦。二受害兵士從

優撫卹。三由領事向軍隊謝罪。四要求該國政府擔保。嗣後不再發生此等事故。呈請轉飭交涉署。向日領嚴重交涉等情前來。查日人角間孝二在虎邱名勝衆遊之地。無故擊斃新兵胡宗漢。實屬兇暴已極。據蘇州交涉員楊士晟暨道縣先後電呈情形相同。當經令行楊交涉員會商朱師長。按照所擬四條。向日領嚴重交涉。以保國體而安軍心。並飭朱師長約束所部。始終用文明對待。無稍大意。除派員復查及交涉情形。容再詳報外。謹先電聞。李純齊耀琳庚印。

### 李秀山電爭石德借款

#### 其二

蘇督李秀珊爲石德鐵路借款事。特電順直省議會天津總商會云。支電敬悉。諸公思深慮遠。洞燭機先。愛國愛鄉。昭然若揭。此路若成。直鎖畿輔之咽喉。侵略全國之心腹。存亡利害。一髮千鈞。爲桑梓爲國家。均應誓死力爭。以資挽救。刻已從事進行。俾達取消原議。藉杜侵略。而救危亡。諸公如有卓見。及續有所聞。尙幸見教。李純蒸。

### 電斥國民制憲會

北京國民制憲倡導會幹部鑑接豔電。當經行查省會警察廳。茲據復稱。卷查三月漾日。曾接南京國民制憲倡導會名義之函。據稱北京國民制憲倡導會本部。派景耀月等到寧組織南京國民制憲倡導會。暫假毗盧寺爲事務所。所有章程及開大會日期除另行正式報告外。先此奉達等情。次日復據職廳本區署長呈同前情。正核辦間。復據該會函稱。定於本月宥日午後二時開成立大會等語。職廳以該會並未正式報告。核與治安警察法第六條政治結社。須於該社本部或支部組織之日起三日內由主任人出名。將名稱規約事務所呈報於所在地之該管警察官署之規定。尙未符合。因卽未遽批准照行等情。查政治集會應依照治安警察法第六條呈經所在警察官署核准有案者。方受法律之保護。今貴分會既未按照法律手續。呈請核准。率行定期開會。無論宗旨是否合法。自未便卽予照准。該警察廳對於此案。辦法正當。毫無疑義。况憲法爲國家根本大法。制定之權。約法明定。是國民有無倡導制憲之權。尙待研究。茲事體大。關係極鉅。既無適當先例。堪爲依據。又無文人耆宿。領袖其間。純等忝領疆圉。爲依據法律。保守治安計。不得不出審慎。固未便曲徇請求。遽予維持也。幸貴會諒察之。特復。李純齊耀琳印。

## 關於直皖戰爭之通電

## 其一

萬急。北京大總統鈞鑒。保定曹經略使。盛京天津探投張巡閱使。廣州岑雲階先生。武鳴陸幹卿先生。雲南唐其賡先生。各省督軍省長。海軍總司令各司令。都統護軍使鎮守使各司令。師旅長天津黎宋卿先生。南通州張季直先生。正定王聘卿先生。各省議會。各公團。各報館。均鑒。慨自政局劇變。國務漂搖。海內鼎沸。推厥禍首。實爲安福。四載以來。把持政權。橫施武力。摧殘道義。團結兇頑。以賣國爲本能。以借款爲生計。以議員爲特別之武器。以官吏爲攘竊之機關。借黨費以搜括金錢。假名義而供其揮霍。綜計數載。載費若邱山。究其來源。何莫非人民之汗血。歎瘡痍之滿目。如疾痛之在身。近復威逼元首。弄兵潢池。畿甸震驚。人民塗炭。釀茲浩劫。罪有攸歸。純竊以爲蠹國者一日不除。雖圖統一而無效。謀國者去惡不盡。欲言建設而無從。眷念前途。忍無可忍。是以敬隨愛國諸君子後。矢誓天日。謀去凶邪。但期其悔罪洗心。曷不可同舟共濟。乃剛愎如故。覺悟無從。忍趨愛國向義之官兵。盡作同室操戈之舉動。豈知是非所在。卽順逆所關。苟具天良。誰肯甘冒不韙。故旬日以來。迭聞某部倒戈。

相向某部解甲潛逃。勝負之機。可逆觀矣。猶復用其悍黨之謀。敢爲孤注之擲。若再任其肆虐。聽其跳梁。對國家爲不忠。對社會爲不義。天下後世。其謂純何。純爲擁護元首計。爲奠安民國計。惟有表江宗旨。宣告國人。戮力同心。義無反顧。凡宗旨相合者。卽我同仇敵愾之儔。凡好惡拂人者。當在國人共擊之列。現在津京一帶。業經合圍。殲厥渠魁。指日可待。從此魑魅斂迹。日月重光。我大總統恢復自由地位。實行文治主張。以民意爲建設之精神。以法律納全國於軌物。推行無阻。文化日昌。不有根本之廓清。難言將來之建設。嗟乎。萁豆相煎。原千古最傷心之事。兵戎相見。乃一時不得已之爲。如其覺悟前非。仍可聯爲舊好。本有同袍之誼。詎真不解之仇。揮淚陳詞。臨電奮發。國內父老。其公鑒諸。李純滌。

## 其二

特急。保定曹巡閱使。武昌王督軍。開封趙督軍。南昌陳督軍。歸化蔡都統。徐州張督辦。均鑒。接張兩帥蒸電。諒經達覽。茲復一電文曰。盛京張巡閱使鑒。蒸電敬悉。苦勸不已。繼以兵諫。我弟旣救國難。擁護元首。維持團體之苦心。譯聆之餘。感佩曷極。合肥旣爲一二奸人所蒙蔽。擅調軍隊。節節逼。保險象日迫。武力恐所不免。無國家計。爲元首計。萬難坐視。純雖當三

省之衝。謹當屬鞬以待。惟公馬首是瞻。敬聽我弟暨仲帥指揮。以期早紓國難。禍福利害。非所敢計也。敢掬愚誠。統希察鑒等語。謹錄奉聞。敬希賜教。李純叩真印。

其三

特十萬萬急。保定曹經略使。盛宣張巡閱使。武昌王督軍。南昌陳督軍。開封趙督軍。歸化蔡都統。徐州張督辦鑒。仲帥周帥真電。秀帥文電。均敬悉。彼輩陰謀詭計。倒行逆施。爲戎首而不辭。犯衆怒而不恤。賣國禍國。惡貫滿盈。失此不圖。噬臍何及。雨帥仲帥。係天下重望。爲我輩領袖。凡有驅策。赴蹈奚辭。蘇省雖四面當衝。情形危急。兄弟之讎。義不反兵。磨腐以待。左右惟命。秀帥電述各節。尤爲扼要。極端贊同。卽請雨帥仲帥卓裁。主辦爲禱。李純元印。

其四

萬急。盛京張巡閱使。保定曹經略使。武昌王督軍。南昌陳督軍。開封趙督軍。歸化蔡都統。甯夏馬護軍使。徐州張督辦均鑒。密仲帥元兩電。虞巧真電。均敬悉。若輩挺而走險。何所不爲。挾持元首。勢所必至。現在憑倚城社。使我有投鼠忌器之虞。進退不常。或卽其將士乖離之兆。仲帥旣決定進攻日期。當已布置完密。義旗所指。逃聽捷音。正奉復問。又接仲帥知電。知

其軍心渙散。皆因師出無名。順逆昭然。天心可見。虎帥議招撫其軍。尤是不戰服人之策。惟祈仲雨兩師。謀定而動。通變因時。我兄弟矢共死生。各無不竭力。謹復。李純刪印。

其五

李督因京畿戰事發生。此間謠言紛起。加以偵探報告。某系以巨款交與某等。赴江北清淮一帶。勾結土匪。冀圖擾亂秩序。特於即日開軍事秘密會議。認爲時機迫切。遵照戒嚴法第一條第一項及第五條。宣告臨時戒嚴。茲將其布告錄下。本省自京師戰事發生後。謠言紛起。人民恐慌。長岳之潰兵。紛至沓來。各處之土匪。蠢動蠶起。更有奸人利川機會。勾煽幫匪。乘三吳多事之秋。爲陰謀思逞之日。况本省據南北要衝。控長江門戶。東跨黃海。西蔽中原。既爲全國富庶之區。又爲外商薈萃之地。若論形勢地位。迥與他省不同。當茲變出非常。亟應嚴爲警戒。本督軍爲保守地方秩序。維護人民安寧起見。認爲時機迫切。依據戒嚴法第一條第一項及第五條。臨時宣告之規定。全省轄境。按照警備地域。自七月十八日一律宣告臨時戒嚴。除分咨暨電飭一體依法遵辦外。合亟告示軍民人等一體知悉。須知此舉全爲保境安民起見。爾等均皆安居守業。不得自相驚懼。如查有存心違犯。擾亂治安情事。即



行依法懲辦。決不寬貸。一俟時期稍定。卽爲解嚴之宣告云云。此外關於直皖之戰事。督署方面。曾得曹經略之捷電數通。茲錄於下。(一)銑日拂曉。我軍(曹軍)進攻。左翼第六旅。進至石窩鎮。右翼三旅六團。佔領南仁村大小呂村一帶。正西第一旅。仍守原線。第一師之第一旅。獨任一路。向涿州右側進攻。彼軍退却。(二)奉軍第一師第一旅。向涿州猛進。佔領之。十五師歸向我軍。邊防第一師之第一旅。現已被迫繳械。(三)楊村橋迤西。向我軍(曹軍)分途進攻。我軍用砲火攻擊。向東西分竄。傷亡甚多。(四)松林店迤北。及高碑店西北附近。步隊多向我射擊。尙未停止。彼軍意圖挑釁。我軍已嚴密準備進攻。(五)我軍第三第六混成旅第三補充旅。與彼軍邊防第一師之第一旅。及第三師之第五旅。分途激戰。敵軍大敗。馬頭鎮已被我軍(曹軍)佔據云。

### 李純答復拒絕張勳電

旅滬皖人汪建剛等。因反對張勳圖皖。當電致李純。茲悉上海縣公署。轉奉江蘇督軍電開。沈知事轉汪建剛夏道沛光昇管鵬諸君覽。大局甫甯。人心未定。奸人利用時機。造謠惑衆。實其慣技。何可輕信。承示一節。決無此事。僕敢信斷言。請勿過慮。流言止於智者。諸君勉之。

李純卅。

### 辦明滬軍使風潮非其本意電

#### 其一

江蘇李督軍微電云。杭州盧督軍龍華何代護使鑒。此次中央電令改護軍使爲鎮守使。正深詫怪。今接榮司令道一電。閱之益深嗟詫。茲復其電曰。接冬電正擬辦間。忽奉改設鎮守使之電令。深用詫怪。卽擬電商嘉帥上電力爭。繼思去歲爲齊撫萬爭此缺時。曾有回復蘇省完全區域。統一行政之條。並有或請中央俯從民意。改設鎮守之說。今若爭持。未免前後矛盾。且甫經發表。勢難驟改。致與中央威信有妨。連日徬徨不知所措。今接吾弟江電。乃有疑我相欺之心。此固人情不足爲怪。惟其中經過有不得不奉告者。去歲嘉帥調任浙督。滬使一缺。本屬蘇省範圍。兄若不爭。無以對蘇人。亦無以對部將。自茂如代行數月。迭遇風潮。措置妥帖。又爲兄受業門人。情意誠摯。又兼時局危險。蘇浙應聯爲一家。論公論私。皆不可爭。故先保撫萬幫辦軍務。本擬稍緩。卽爲茂如設法。適弟持嘉帥會稿至。是以極端贊成。但不得不將此緣由託人轉達中央。以免疑其兩歧。故一面囑駐京何參謀長遇便上陳。一面

即將會稿判送。嗣接參謀長電。已將情形託府祕書長代陳。即可交國務會議議決云云。並無改設鎮守之說。今忽如此。誠出意料之外。然揣中央之意。非因恢復省區尊重民意。按照去年所議辦理。即因何使新簡旅長。職望未崇。不便驟任封圻。故爾改設。均未可定。總之。此次兄僅囑何參謀長陳明中央前事理由。及今會保理由。以免自相矛盾。有失人格。藉免誤會。至於特任官。例須歸國務會議議決。中央並不預先表示。故何參謀長來電。亦祇云即交國務會議。此次會議結果。竟至取消護使。改設鎮使。不可謂中央欺兄也。兄之贊成會保。完全爲嘉帥感情。茂弟感情。且亦因人地實在相宜。出於一番誠意。然是否邀准。實無把握。如兄有此權力。則撫萬早到滬使之任矣。即或別有存心。儘可退還會稿。堅持到底。何必爲陽從陰拒。不義不信之事。使嘉帥見猜。茂如抱怨乎。人雖至愚。斷不出此。其理甚明。故尤不可謂兄欺弟也。嘉帥與中央。要人相識者多。儘情詳細調查。是否兄之運動。是否出於兄意。如果由兄要求。則兄不齒於人類。無論弟等如何詬責。亦所甘心。凡此皆實在情形。尙希諒察等語。特錄奉聞。惟祈詳察爲幸。李純微。

龍華何司令鑒。頃接楊交涉員晟庚代電稱。今日報載蘇省電劾何代護軍使豐林失職。中外公正紳商紛來詢問。儉稱何代使治軍嚴明。安良除暴。深爲地方所依賴。并爲外人所欽仰。亟望政府主持等語。謹達楊晟叩等語。此等無稽之談。聞之殊爲駭怪。吾弟維持大局。弭止學潮。功在河山。績傳衆口。兄與震岩省長。方敬服感慰之不暇。何至離奇至此。明知此種謠傳。出於奸人播弄。不值識者一笑。本可置諸不理。惟報紙妄載。深恐搖惑人心。務祈將此電遍登各報。以息謠言。是所切禱。李純文。

### 其三

時局不靖。謠譏紛紜。傳聞異辭。易淆聞見。日前接蘇州鎮守使朱熙。水上警察廳長趙會鵬。警察廳長崔鳳舞電稱。據報嘉興扣民船七十餘隻。商輪八隻。青日由杭州開至湖州約兵六營。上海扣車運兵。均有西進之說。蘇州軍隊。不得不略有更動。以安地方人心。各等語。當經令飭該使。力持鎮靜。所屬軍隊。不得出蘇省一步。並不得入滬界一步。一面電商盧督。何使。各宣布保境安民之宗旨。由滬開至南翔之軍隊。由蘇開至崑山之軍隊。各令於文日撤回原防。其滬寧鐵路。稍有損壞者。亦經修復。卽日照常通行。並令沿路軍警隨時保護。人心

大定。地方安謐。頃見何使真日通電。係在未經電商以前。故於南京方面情形。得自傳聞者多。深恐遠道未知真相。或起驚疑。謹此電聞。藉釋塵系。李純鹽。

### 滬潮恢復交通電

#### 其一

滬寧路任局長鑒。真電悉。路線毀損。是否係該處駐軍所爲。現尙未據確報。惟接電後。已令朱鎮守使切實查復。核奪滬寧交通。極關緊要。尊處飭工修復。甚盼早日通車爲荷。李純真二印。

#### 其二

朱鎮守使唐團長滬甯鐵路任局長均覽。昨接任局長真電。當經電令朱使轉令唐團長。立即保護修復軌道。以利交通。並於真二電覆知任局長查照在案。頃接任局長文電。詫異殊深。以時計之。當早達到。或因線路擁擠。該電致被攔延。現在當已入覽。即望唐團長仍遵前電。妥爲保護修復。并盼任局長接洽辦理可也。李純文。

### 和平主義之覆商人電

其一

李純覆商業公團等電商業公團聯合會各路商界總聯合會廣肇公所甯波旅滬同鄉會一百十四團體同覽接誦刪電敬悉文電所陳各節極荷贊同吾道不孤欣慰曷極此次代表民意救國救民雖四郊有多壘之虞而八面有同心之雅得道多助此願終償事出非常良非獲已頃已表明宗旨宣示國人計塵公覽承以除惡務盡誓爲後盾見勗公忠體國欽感尤深一息尙存敢不自勉同船共濟冀彼岸咸登大廈將傾惟衆擎易舉敬陳梗概諸望匡持臨電神馳不盡悃曲李純篠

其二

時局加惡良深浩歎頃接田春廷電達盛意至爲感佩純忝皆蘇省自以浙爲唇齒之依蘇浙爲國家財源所關長江爲大局安危所繫保境衛民責無旁貸純向主和平始終以息事甯人爲志願耿耿此心可質天日現在謠訕日甚四民驚惶若不稍事調防布置地方幾難鎮攝如無與蘇爲難決不甘爲戎首貽禍地方我公有意維持純當唯命是聽辱荷垂愛特佈腹心并盼明教李純眞

其三

致本埠錢業公會等十五團體。電云佳電悉。連日因北京政潮。影響各省。惟蘇當米糧正荒之際。人心皇皇。本督軍自媿涼德。三年以來。未能有絲毫之益於我民。而轉貽父老兄弟之憂。殊深歉疚。浙蘇兩省唇齒相依。盧督軍與本督軍。爲三十年金蘭之交。何代護軍使與本督軍。爲久年通家之好。近雖因護軍使問題。致有誤會。俟政局稍定。本督軍必當力爭。盧督軍何代護軍使向來念切痼瘵。顧全大局。亦決不至因此有何舉動。至本督軍素主和平。對於南北。向以息事甯人互相呼籲。何況浙蘇兩省。本同一家。區區此心。惟以守境安民爲主。無論如何。不背本志。蘇省軍隊。或偶因地方關係。有調防之事。無非彈壓地方。保衛商民。敢保自始至終。江蘇軍隊。斷不出江蘇一步。皇天后土。實聞此言。上海爲何代護軍使久經駐紮之地。維持治安。決能負責。諸君既另電盧督軍。暨何護軍使。必能妥爲綏靖。尤不致有意外之謠言。自生紛擾。是所切盼。督軍李蒸。

# 國民圖書館最近出版

許指嚴先生編本國紙

精印

新濼

嘆朝鮮

定價二角五分

新彈

埃及慘狀

定價一角五分

## 版權所有

中華民國九年十月二十出版

李純

定價國幣五角

編輯者 隱蘆

印刷者 明星公司

發行者 上海麥家圈  
國民圖書館

經售處 四馬路  
震亞圖書局  
泰東書局  
啓新書局

各省各大書坊